

论著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C67
Z172

桂岳书系之四
Z S H



张舜徽

学 术 论 著 选

张舜徽 著
张君和 选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张舜徽著, 张君和选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2

(桂岳书系)

ISBN 7-5622-1771-8/C·30

I. 张… II. ①张… ②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450 号

ZHANG SHUNHUI XUESHU LUNZHU XUAN

张舜徽学术论著选

张舜徽 著
© 张君和 选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 周柏青

封面设计: 刘福珊

责任校对: 崔毅然

督 印: 朱 虹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625 字数: 516 千字

版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华中师范大学是由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改制、结合、发展而成，前后总共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前期校址主要是在武昌昙华林，50年代初迁到武昌桂子山。先后两处校园，林木蓊郁，四季花开，啾啾的鸟语应和学子的诵读，馥郁的花气溶渗清雅的书香。一个世纪以来，它所培育的英才，如茂林群芳，给祖国河山增色添彩。在这里工作过的教育家、革命家和各门学科的专家，为我们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经验与智慧，不但构成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中可贵的篇章，而且在今天和此后继续具有鲜活的启悟力，激励后人去思考、去创造。

每当我们回顾校史的时候，必然要回忆起循循善诱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更使我们景仰。

30年代之初，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过，“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华中师范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名录中，不乏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师，他们是群山中的五岳、众星中的北斗。例如，担任过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桂质廷先生、卞彭先生，前任文学学院院长后任校长的韦卓民先生，中文系教授包鹭宾先生、傅懋勳先生、游国恩先生，历史社会系教授许烺光先生，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潘梓年先生，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先生；又如，中华大学的校友王亚南先生、冯友兰先生。我们不仅一向以这些先生的名字为骄傲，更愿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成果为榜样、为财富，从根本上强化学校的建设，使高等学校稳稳地站立在文化的峰顶，名副其实地、当之无愧地成为拥有和输送大师的园地。“桂岳书系”就是基于此种目的编辑出版的。现在推出的是第一辑，是在华中师范学院担任过教职的几位先生的著述，即杨东莼、韦卓民、钱基博、张舜徽、詹剑峰五位先生的学术著作选集；第二辑争取收罗范围有所扩展，收入在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等校和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优秀学者的著作。

前辈的成就是让我们仰止的高山，却绝不是一个极限。巨人总是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托起后来者，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期望老一辈的鸿篇不断有新的知音，期望一代一代新的学人走进“桂岳书系”作者的行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3月17日

晴川閣修復記

大江發源青海高原會納百川寢成巨瀆及入巴蜀流
益滯疾白涌碧翻激浪高起於是排千巖穿三峽乘奔
騰之勢一瀉千里往後水面加濶平流東進以達于海全程
六千三百公里所歷大都小邑以百數沿江景色如畫各有攸
勝若論風光之明媚形勢之雄奇蓋未有過于武漢者以
有黃鶴樓晴川閣夾江而峙可收上下四方之壯觀於眼
底也漢陽龜山舊名大別其東麓有禹功磯相傳為大
禹治水成功處後世為禹王祠祀之明嘉靖間漢陽太守范子
箴始建閣於磯上取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詩意名之曰晴川
閣與屹立武昌蛇山之黃鶴樓南北相望無殊大江鎖鑰故昔人

目 录

八十自叙	1
《中国文献学》自序	4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	6
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	23
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	33
群书辨惑二十讲	41
《说文解字约注》自序	117
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开封纪念许慎大会上的演讲	122
谈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经过答友人问	128
声论集要	130

解释帝字受义的根源答友人问	148
---------------------	-----

郑学叙录	152
------------	-----

郑氏训诂学发微	173
---------------	-----

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

所开辟的新途径	184
---------------	-----

清代学术的流派和趋向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三日在湖北大学文史各系大会上的演讲	246
---------------------------------	-----

顾炎武学记	251
-------------	-----

扬州学记	284
------------	-----

道论通说	344
------------	-----

道论足徵记	374
-------------	-----

《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	395
--------------------	-----

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	406
-----------------------	-----

《中华人民通史》自序	429
------------------	-----

如何重新评价孔子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曲阜师范学院师生大会上的演讲	433
----------------------------------	-----

关于历史材料运用中的若干问题	443
----------------------	-----

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	455
----------------------	-----

《文史通义》平议	461
----------------	-----

我们要认真深入研究少数民族历史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演讲	500
---------------------------	-----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答友人间	504
《广校讎略》自序	510
《积石丛稿》自序	512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自序	515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自序	519
《顾亭林学记》自序	522
《清人文集别录》自序	529
《周秦道论发微》前言	533
《老子疏证》自序	535
《管子四篇疏证》自序	540
《史学三书平议》引言	541
《郑学丛著》前言	542
《郑氏校讎学发微》自序	544
《郑氏经注释例》自序	545
《郑雅》自序	546
《演释名》自序	550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自序	553
《文献学论著辑要》序	556
《清人笔记条辨》自序	558
《旧学辑存》叙目	560
《汉书艺文志通释》自序	573
《爱晚庐随笔》自序	575
《清儒学记》自序	577
《切庵学术讲论集》卷头语	580
《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前言	582

《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题辞	584
《二十五史辞典丛书》题辞	587
《张居正集》序	589
《资治通鉴全译》序	593
《二十五史三编》序	601

谈偏才与通才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兰州大学文史各系大会上的演讲	603
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囿于一隅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山东大学文史两系大会上的演讲 ...	607
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	
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六日在扬州师范大学文史两系大会上的演讲	611
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	
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	616

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

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626
自学成才论	637

自传	640
张舜徽先生小传	645
张舜徽先生著述目录	647
后记	650

八十自叙

日月易得，时光如流，人此岁来，而吾年已八十矣。自念由少至老，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迄今虽已耄耋，而脑力未衰，目光犹炯。闻鸡而起，尚拟著书；仰屋以思，仍书细字。有如《表记》所云：“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荀子》亦曰：“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自惟终始，庶几近之。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弩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黽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

家世学业，祖若父皆喜聚书。两世所藏，四部常见之籍略备。幼时读书家中，先君子亲授经传及文字、训诂诸书。早在童稚，即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一生早起之习，实始于此时。年十有七，遽倾严荫，于是负笈出游，求师

觅友。及旅居燕蓟，博访通人，公私藏书，得观美富。弱龄还湘，为中学师，讲授之余，伏案不辍，教学相长，期于积微末以至高大。未几而倭寇入侵，流离转徙，生资荡然。从行惟骨肉数口，旧书一囊耳。身历百艰，仅得不死。年过三十，始都讲上庠，四方奔走，由是历丁壮迄乎耄耋，以教学终其身。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

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悉数也。

少时诵陶靖节诗，即想慕其为人。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斯又仰止高贤，情符曩哲。加以生长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观鱼跃鸢飞，天机活泼，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与时俯仰。由是胸怀恬淡，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当余晚岁闭门沉思，独造《通史》时，尝取范蔚宗论班叔皮语“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书为楹帖，悬左右以

自策励，亦可以见吾志趣矣。

一生契家而游，旅食四方，患难相随，艰苦与共，惨淡持家，得以无陨者，厥惟吾妻金泳先夫人襄助之力是赖。夫人幼娴家教，淑慎成性。及与余婚，孝事衰始，和于妯娌，待人谦和有礼。贤德之声，闻于乡里。子女六人，悉自抚育，未尝雇人以自助。兼为浣濯炊爨种蔬饲豕诸事，一身任之，不以为劳也。其于子女也，不姑息以为爱，不噢咻以为慈，鞭扑不施而教行，邻近多取以为法。余性疏阔，凡子女教育事，一委之于君。自孩提以至成人，皆由君顾而海导之。治家尤井井有条，量入为出，虽处困窘，未尝借贷于人。艰苦岁月中，一家八口，幸免饥寒，又俾余得一志刻厉于学而无内顾之忧者，皆君力也。呜呼贤矣！

余自一九三一年与君婚后，迄于今秋，适已六十周年。方拟暑退凉生，约集亲属小叙，以为百年偕老之祝，不意八月五日（阴历六月二十五）清晨，君突患脑溢血，入院急救无效，竟于八月七日下午四时弃世，终年七十有八。余衰龄丧偶，顿失所依，自此茕茕在疚，痛可言耶！后君之歿三日（八月十日，即阴历七月初一），为余八十诞辰，因追忆往事，述为此篇。深感六十年中，若无贤妻襄助，吾家亦无以至今日。乃兼叙其懿德多能，昭示子孙。而吾终亦无以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勤也，可胜悼哉！亦惟拭吾老泪，振作精神，黽勉成吾未竟之业，以不负吾妻所期望于我者，斯实所以报之也。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张舜徽记

《中国文献学》自序

文献学的范围，包罗本广。从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学术界来看问题，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即如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也是他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下迄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超越往古。专门名家，以数百计，专门著述，乃至汗牛充栋。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计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梁启超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清初史学之建设”时，便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这却把文献学看成了广义的史学，内容自然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便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

在封建社会的学术界，凡是研究经传卓然有成就的，称经学家；考证史实确有心得的，称史学家；此疆彼界，好像互不相通似的。其实，有些学者，门庭本广，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何能把他限于一隅，以致湮没或缩小了他的巨大作用。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个钱大昕，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这是由于他的治学范围很广博，造诣都极精湛，不可单从某一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由于那时没有“文献学家”的名目，所以只能多门并列了。

文献学的范围既很广博，有些人不免望洋兴叹，趑趄不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于是发愿写《中国文献学》一书，将前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和不朽业绩，加以总结；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寄以厚望；并将整理文献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详加阐述于前。俾学者由此入门，以得整理文献之术。自惭浅陋，未能畅发斯学蕴奥。不足之处，容俟他日增补。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

一、何谓文献？它的研究、整理对象是什么？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是从《论语》开始的。《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的话：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汉、宋学者加注释时，都把“文”解为典籍，“献”解为

* 本文选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岳麓书社 1982 年版。——编者

贤人。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本来，当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以前，一切生活活动的事实，都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所以，“古”字在《说文》中解释道：“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这字的构造，从十口，是十口相传的意思，是指它纵的联系——时间的联系来说的。这种世代相传的史实，都是从很早的古人口里说出来的。我们当小孩时喜欢听家里长辈人讲说高曾祖考的故事，而且听母亲说，总不如听祖母说的那样细致而亲切有味。大约时代愈早的人，懂的旧事愈多，介绍得愈详尽。我们能够武断地认为那些丰富的传说资料都不可靠吗？所以古人研究历史，都把传说看成了重要史料。言论的另一方面，便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评议和见解，可以作为后来治史者的参考，价值也是很高的。过去学者们把古人的传说、言论和书本记载并重，不是没有原因的。

拿“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起于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继杜佑之后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经制”的专著，共计三百四十八卷，名之为《文献通考》。他在《自序》中指出：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这很明显地谈到他编著这部书的取材，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上的记载，一是学士名流的议论。由于他是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